

新 戏 曲

一 顆 紅 心

临猗郛鄆剧团创作组集体创作

內 容 提 要

《一颗红心》是一出反映农村生活斗争的露露现代戏。它通过尖锐的戏剧冲突，反映了农村两条道路和两种思想的斗争，歌颂了新型农民的革命精神和共产主义风格，批判了中农阶层一小部分农民的资本主义思想。剧本着力刻画了三个人物。老饲养员许老三，大公无私，疾恶如仇，爱畜如子。为了养好病牛，他甘愿为集体贴粮。三婶，也热爱集体，爱护牲口。但她的思想和风格比许老三却还低了一节。她不想占集体的便宜，但也不愿为集体吃亏。所以，她不同意许老三为集体贴粮。中农潘发家，比较自私，爱投机取巧。他带着成见，以自私者的眼光看人，误以为许老三在牲畜饲料上有问题，从而引起一场风波，致使许老三被停职检讨，让他代管牲口。最后，真相大白，潘发家承认了自己的错误。剧本主题有现实意义，情节比较曲折，主要人物个性比较鲜明，语言富有农村生活气息。

人 物

許老三：五十三岁，贫农，某生产队饲养员。

三 嬸：四十一岁，贫农，社员，許老三妻。

潘发家：四十六岁，中农，社员。

田 明：二十七八岁，贫农，某生产队队长。

田 秀：二十岁，田明的妹妹，中学毕业生，社员，共青团员。

第 一 場

时 間：一九六三年春季。

地 点：晋南某农村。

布 景：舞台右侧是某生产队的饲养室。室外墙上挂有牲口套项、小鞭等物。台左是幼畜的栅栏，后有盛饲草的小房。

〔幕启：愉快的音乐声中加杂着老黄牛、小骡驹的叫声。许老三手提汤罐竹兰上，见骡驹跑出来，急忙转身去赶骡驹。〕

许老三：哈……你跑出来干啥！嗨！回去，快回去！哎哟！小家伙还踢哩！哈哈！
（大黄牛叫）来啦！来啦！

（唱“月调”）

大黄牛，把我望，
时刻不让离身旁。
二虎子用牲口太鲁莽，
不小心把它的胃口伤。

（转唱“扭丝”）

三个月不干活静疗养，
草料不能下肚肠，
试过好几遍，
只能喝米汤。
今天看来就比昨天强。

（牛叫声）

別叫啦，来啦！来啦！（許老三
下。三嬸上）

三 嬸：（唱“扭絲”）

我老汉为病牛日夜忙，
吃顿饭也不肯离马房。
自从牛有病，
饭量大增长，
一顿就能喝一罐子湯。
吃的多可不见他发胖，
眼睛红来脸儿黄，
叫我好奇怪，
心里胡猜想，
担心他受劳累把身体伤。

他 爹！（发现許老三 用湯灌牛）

哎……你怎么拿米湯灌牛呀？（許老三
上）

許老三：嘿嘿，你不知道它有病。草料一点
也不能吃，要不灌点湯，那还受得了。

三 婶：你呀！

（唱“五更”）

要给牛把湯灌，
就该和队长谈，
领来小米咱烧湯我情愿，
你不该餓着肚子将我瞞。
你身体不胜从前，
我时常把心担，
为了救它你自己減茶飯，
难道说牛比人还值錢？

许老三：你放心吧，我自己还能受餓吗？

这几天我是试试它能不能喝湯，要是行，再向队里要小米。

三 婶：是呀！就该向队里要嘛！我就见不得这马虎事，吃亏占便宜倒沒啥，公私咱要分清哩！

许老三：对对对，你说的对！哎！他妈，你看！大黄牛舌头舔的，头儿点的，

好象是感谢你哩！

三 婶：去你的吧，不要胡诌八扯了！

（看牛，高兴地）咦！他爹，看来大黄牛就是比前些日子好多了。

许老三：那当然啦。他妈！你看这两个小家伙长的多快呀。

（唱“缸调”）

看见它我心里欢喜舒畅，

看见它我浑身增添力量。

但愿它们快快成长，

把队里的畜力早加强。

三年后生产队大大变样，

骡马成群粮食满仓。

三 婶：看高兴的你，想的真美！我看你对小牲口比对你的儿女还亲。小牲口可算成了你心爱的宝贝了！

许老三：嘿！他妈！你算说对了。这小牲口大叫人心爱了！你先看这小牛犊，生

就一双大眼，脊背象案板，前山高，
胸脯宽，毛细色黄，滚瓜溜园，长成了
力大无边，喝一声能曳倒泰山。你再
看这骡驹子，头大，项宽，胸阔，腰园，
浑身无杂毛，好似浪里蛟，白嘴头，
白眼圈，四只银蹄赛碗碗。将来长大
了，套上胶轮车，拉起双铧犁，保险
人人都满意……

三 婶：唉哟！行啦，行啦！看你上气不
接下气，好象个说书的。真是老王卖
瓜，自卖自夸！

许老三：唉！这不由我嘛！

（唱“五更”）

想过去，比今天，
穷苦岁月记心间。
年年月月日盼夜也盼，
穷人想买牛比上天还难。

三 婶：说的是呀！

(唱“五更”)

你哪一年不打算，
只恨沒有錢。
要不是公社化早实现，
连根牛毛你也摸不着边。

许老三：唉！你算说对了。来来来，帮我
铡把青草。

(老三、三婶下。田秀手拿镰刀，边擦
汗上)

田 秀：(唱“呀呼调”)

太阳下了山，
社员都回还。
下午割回草一担，
牲口吃下把力添。

三叔！(老三、三婶先后上)

许老三：啊！田秀，你送草来啦！

田 秀：三婶！

(老三下，称草)

三 婶：田秀！今天又割的不少吧？看！
从哪儿沾来这么一身泥土？来！我给你打打。

田 秀：三婶，你不知道，草很不好割，爬沟越岭的遍地寻。今天我到金鱼沟，沿上了那个青龙背，我的脚板没站好，忽通一下……

三 婶：唉哟！怎么摔下来了？

田 秀：可不！就和打水放辘辘似的，忽啦啦啦，通！摔到沟里了。（格格地笑起来）

三 婶：你以后可得小心些，要是摔成个跛子，可就找不下对象啦！

田 秀：三婶！看你……（老三上）

许老三：田秀，草是七十二斤，又嫩又干净，没有一点土。你真行！以后不敢挑这么多，小心压得不长了。

田 秀：不怕，多挑几斤草，正好练练肩！

三 婶：这丫头真象她哥，有那么股子蛮

劲，干什么活都是好样的。

许老三：可不！共青团员嘛，有出息！

（田秀看牲口）

田 秀：哎！三叔，你把床摆在槽前干什么，小心着了凉！

三 婶：他陪牲口睡吗，要不然他就睡不着！

田 秀：人家都说我三叔爱畜如子，真是名不虚传，称得起这个！（翘起大拇指）

三 婶：别夸奖他啦！

田 秀：三叔，你说咱这大黄牛能治好吗？

许老三：当然能治好。

三 婶：你三叔可把它当宝贝哩！他说将来还指望它下牛娃哩！

田 秀：那太好了。三叔，你还记得吧，前年咱们的牲口还不大壮实。可是，自你喂养以后，都很快健壮起来，又添了牛犊，骡驹，成绩可真不小呀！

你得给我说说经验，以后我给你当个接班人。

三 婶：他有屁经验，也是胡碰哩！

许老三：你三婶子说对了，就是没啥！要叫我说，这又不是扎花描龙绣凤的细活，只有一条，“多操心”就行。

田 秀：可总得有个门路呀？

许老三：那当然啰！人常说，将畜比人嘛！牲口和人一样，也冷不得，也热不得，喂的时候就要找窍门。人常说：牛要满饱，马凭夜草，喂牲口没巧，手勤就好。寸草切三刀，爱吃肯上膘。夜添三遍草，顶喂二斤料。先喂干，后喂拌，经常给牲口加点盐。草是要少添，要勤添，拣去杂物吃着甜。牲口怕吃露水草，空肚子饮水受不了。还要讲究那三不、六净、四勤、五……

三 婶：算了！算了！看你三叔，一开头

就沒个完。（大家都笑了）

（潘发家上）

潘发家：说的怪热闹，老三哥！明早给个牲口，把我那点自留地耕一耕。

许老三：发家兄弟！马上不行啊！

（唱“扭絲”）

目前耕地正紧急，
实在无法抽畜力。
村里哪一家，
沒有自留地？
先私后公不相宜。

三 姊：（唱“扭絲”）

你先暂时受委屈，
免得别人把意见提。

许老三：（唱“扭絲”）

你再等几天，
农活忙过去，
误不了你的下种期。

潘发家：（唱“连香”）

谁能和你来相比，
事不关己不着急。
饲养员当然能沉住气，
你耕地多会都有时机。
一年几次得奖励，
全劳工分比你低。
我知你不凭自留地，
光外快你就够富裕。

田 秀：（唱“连香”）

这话说的有问题，
收入多少靠劳力。
多劳多得难道不合理？
有意见你向队长提。

许老三：（唱“连香”）

闹着先耕自留地，
开口闭口为自己。
是社员就该为集体，

要懂得大河水滿小河溢。

潘发家：（唱“连香”）

听听你这大道理，

好象只有你积极。

饲养员有啥了不起，

离了你照样把地犁。

不要啦！哼！（气冲冲地下）

许老三：哼！这人……

田 秀：看那个样子，象吃了鸟枪药似的。满脑袋个人主义思想，真成问题。

许老三：他过去当过牲口经纪，平常和人共事总想讨点小便宜。唉！私心太重啦！

三 婶：唉呀！人家又不和咱一块过光景，你管人家干啥？你那直扛扛脾气就是不改！

许老三：我是饲养员，我不管叫谁管！我看，不但我该管，你也该管！一个社

员，碰到损害集体的事情，不问不管，那算啥社员！

田 秀：三婶，我三叔说的对！这号人就得给他个钉子碰碰。

三 婶：对是对，可就是……唉！

（三婶下。田明手拿牛鞭上）

田 明：三叔，牲口我拴在树上啦。

田 秀：哥！你下晌啦。

田 明：噢！下晌啦。上工早，就得下工早嘛，不然三叔又要批评我啦！（学老三）“唉！你们这些年轻人，干起活，劲头一上来，就不顾牲口死活啦！”

许老三：嘿……

田 秀：我哥就知道抓生产，其实对牲口……我看……

田 明：怎么？不关心是吧。三叔，病牛还是那个样子吧？

许老三：好多啦！你看！

(唱“缸调”)

大黄牛病势已好转，
我想你心里也喜欢。
这几天我试把米汤灌，
看来性命能保全。
你发点谷子把米碾，
早日养好把畜力添。

田 明：(唱“缸调”)

咱队里谷子没一点，
就是有也不能给它添。
卖病牛我说过好几遍，
你为啥舍不得如割心割肝？

许老三：(唱“连调”)

养好病牛有利于春耕生产，
卖了它能得到几个钱？

田 明：(唱“连调”)

春耕紧急把地翻，
饲养工作要赶上。